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堂·吉珂德 (上)

〔西班牙〕塞万提斯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德诃吉堂

[西班牙]塞万提斯 著
杨贵华 译

(上)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一)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2 850×1168毫米 印张:1818.5 字数:40716千字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7-5312-1345-1/1·312 定价:9800.00元(全150卷)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内容梗概】

西班牙拉·曼却有个村庄，那里住着个绅士叫吉哈诺，他身体健康，面貌清癯，穷极无聊，整天捧着骑士小说，终于着了魔，要做个游侠骑士，走遍世界去仗义行侠。

他找出一副破烂不堪的盔甲，先后修补了几次才勉强可用；又将一匹瘦弱不堪的病马当成是自己宝贵的坐骑，用了四天功夫才替它取了个满意的名字叫“驽骐难得”；又用了八天时间给自己起了个骑士名字“堂·吉诃德·台·拉·曼却”；但应有美丽多情的女子作情人才不枉骑士的荣耀，他寻来觅去，选中了邻村的姑娘，那个像男人一样健壮的女人，称她为杜尔西尼亚，尽管姑娘对此全无所知。堂·吉诃德满意地急急上路了。

傍晚，人困马乏的堂·吉诃德来到一家客栈，把它想象成一座城堡，把猪倌放猪的号角当成是召他进去的礼仪，疯疯癫癫地闯了进去，要城堡的主人（其实是小庄主）对他正式册封。店主见他是个疯子，急忙连哄带骗地与两个妓女一起，拿着假冒圣经的账本，煞有其事地封堂·吉诃德为骑士，打发他出去。

遂了愿的堂·吉诃德走在路上，志得意满。忽然看见一个地主正在打放羊娃，便前去斥责地主，但他一转身，地主便变



堂吉诃德

本加厉地痛打放羊娃，而堂·吉诃德却以为自己真正成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骑士，斗志大增。见一队商人经过，他便雄赳赳地上前去，要他们承认杜尔西尼亚是世上第一美人。商人们嘲笑他，折断了他的长枪，并把他揍得起不了身，幸亏遇上个邻居，将他送回家中。

家里人见状，都道是骑士小说看迷了心窍，而堂·吉诃德却更认为世无骑士，匡救全在自己。伤好后，他又与邻居桑丘·潘沙结伴，开始了新的游侠之行。

来到郊外的原野上，远远看见几十架高大的风车转动着，堂·吉诃德将这看作是恶魔，端枪就刺，立刻被风车的巨大翅膀掀得老远，枪也被绞断了。接着堂·吉诃德又将一个贵夫人当成被劫的公主，策马前去营救，结果被夫人的男仆痛打，堂·吉诃德奋力相拚，居然获胜了。他更是得意，却在后来的一场为营救笃爱难得的战斗中受了伤，只好来到附近的一家客栈。老板娘和女仆为他和桑丘包扎，堂·吉诃德想起小说上写的“大力士神油”，便如法炮制，赶紧喝下，结果和桑丘两个连吐带泻。病情稍有好转，堂·吉诃德立即想上路，不料店主向他要住店钱。堂·吉诃德以骑士风度甩手而去，桑丘却被人恶意地折腾了好一阵子才获放行。两人刚走了不远，只见前方腾起两股烟尘，堂·吉诃德以为是两队人马交战，抖擞精神杀将过去，却原来是两群绵羊。牧羊人砸掉了堂·吉诃德的几颗板牙，又打断了他的肋骨，堂·吉诃德却说是魔法师将军队幻作了羊群与他作对。

堂·吉诃德屡遭败绩，一副狼狈相，便自称“愁容骑士”。由于疯疯魔魔放走了在押犯，堂·吉诃德和桑丘逃进了深山，被家里人找到，家里人和桑丘把堂·吉诃德骗进笼子带回了家。



几个月后，堂·吉诃德和桑丘又出门去。晚上，忽然有个镜子骑士向堂·吉诃德挑战，结果是堂·吉诃德获胜，将骑士打落马下，却见头盔下露出的是同村人加尔拉斯果。决斗本是设下计策将堂·吉诃德骗回家去，但加尔拉斯果输了这场战斗，只好任由堂·吉诃德继续游侠。

这回堂·吉诃德遇上的是两头关在笼子中的狮子，它们是阿尔及利亚总督送给西班牙国王的礼物。堂·吉诃德独自仗剑前去，幸亏狮子并不应战，躺在笼内不出来。惊恐万状的车夫哄骗着堂·吉诃德，说“它不出场就是出丑了”，“你盖世神威有目共睹”，堂·吉诃德遂自封为“狮子骑士”。

他们一路奇遇一路疯魔，被人笑话。有个公爵夫人闲来无聊，就拿他们取乐，请他们去公爵府作客，并真的让一心想做总督的桑丘做了个海岛总督——其实那是个公爵辖下的小镇。不料桑丘真干得不错，尽心尽职，明判是非，于是人们再想法捉弄他，半夜里把他叫起来，说是有人偷袭海岛，趁黑将他痛打一顿。桑丘受不了这些恶作剧，只好辞职回公爵府找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在这里其实也是备受捉弄，女仆故意唱歌挑逗他，又放出猫来将他抓得满脸是伤，只得躺下静养。此时，一个姑娘被骗子遗弃，真的来向堂·吉诃德求助。公爵遂命令堂·吉诃德与那恶少决斗，假如恶少输了，恶少便一定要娶下这姑娘。恶少闻风而逃，公爵临时差一小厮替上，孰料姑娘、小厮一见钟情，堂·吉诃德不战而胜，荣耀地离开公爵府。

此时，加尔拉斯果又扮成白月骑士找堂·吉诃德决斗，堂·吉诃德输了，按事先约定，失败者回家后不得再出门游侠，堂·吉诃德懊丧地回到家乡。他理想幻灭，心情沉重，积郁成疾，却突然清醒过来，痛斥骑士小说对自己的毒害，不许别人叫他



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而只承认自己是善人吉哈诺，并立下遗嘱，读过骑士小说的人不能娶他的外甥女，否则，无权继承他的遗产。不久以后，这个奇情异想的可怜人离开了人世。

【作者介绍】

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 - 1616），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出生于西班牙中部现马德里省境内的阿尔加拉·台·艾那瑞斯。祖父是破落贵族，曾当过律师，父亲罗德里哥是游方医生，塞万提斯是家中七个孩子中的老四。幼年时，随父亲四处迁徙，仅上过几年中学，但聪明热情，很有才气。1569 年底，罗马教皇的特使将他带到了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意大利，游历了许多城市，使他广泛接触了意大利社会。1570 年，塞万提斯参加西班牙驻意大利的军队。此时正是土耳其苏丹王高举进攻基督教国家之时，塞万提斯抱病参加了有名的雷邦多战役，严重负伤，成了残疾。但他始终认为“我的手是在迄今最伟大的战役里残废的”，英雄之气不短。

由于别无生路，伤愈后的塞万提斯转入另一部队继续服役，参加过几次重大战斗，1575 年方得退役。联军总师和西西里总督鉴于他的忠诚勇敢，为他写了呈给腓力普二世的保荐书信。不料回国途中遭到袭击，被掳往阿尔及利亚，由于身上揣着那两封信，被认作要犯，赎金极高且劳役极苦。其间塞万提斯四次组织密谋逃跑，均未成功，直至 1580 年，经过再三交涉，缴付了又上涨许多的赎金之后，才恢复自由，离开囚禁了五年的阿尔及利亚。



故国并不厚待这个去国十年的忠诚游子，塞万提斯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和政治靠山，只好再回到从前所属的部队，又一次远征，来到葡萄牙里斯本，直到 1583 年才离开军队。此时，塞万提斯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但稿酬入不敷出，无奈于 1587 年来到西班牙最大的港口城市塞维利亚，觅到了个军需员的工作，后又任地方税吏。此间塞万提斯多次因人诬陷而蒙冤入狱。他在贫困中挣扎，始终没有挣脱生活的沉重枷锁。1602 年，当时塞万提斯正因诉讼坐在牢里，他却在狱中开始了《堂·吉诃德》的写作。出狱后，塞万提斯在极其拥挤、嘈杂、肮脏的低级公寓里，完成了《堂·吉诃德》的第一部。作品的巨大成功并未给塞万提斯带来生活上的改观，他依然穷困，并又有几次牵涉到诉讼案中，甚至被诬杀人而再次锒铛入狱。同时，作品引起的轰动也惹起一些人的不满，他们诋毁塞万提斯，甚至化名写了《堂·吉诃德》第二部，丑化原作中人物，谩骂作者。塞万提斯十分气愤，加紧第二部的写作，以揭露伪造者的卑鄙，1615 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1616 年，塞万提斯得了水肿病，4 月 23 日，一生坎坷、穷困，但一生充满激情、怀有才气的塞万提斯与世长辞，至今无人知道他的墓地所在。

【遭禁经过】

穷困潦倒的塞万提斯在蒙冤下狱的窘迫下，开始了不朽的《堂·吉诃德》的构思，1605 年，终于出版了小说的第一部。作品立即不胫而走，几周内便销售一空，以致在一年中六次再版，作者因此名声大振。可是，纵然读者反映空前热烈，作者



堂吉诃德

的处境却依旧糟糕，出版商无情地盘剥着塞万提斯的版税，沉重的家累照旧压在他的头上。更为可悲的是，由于作家现实主义的大手笔，生动描绘出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牙社会生活广阔的画面，透过富丽堂皇的外表，成功表现了奢侈与贫困、强权与弱者的鲜明对立，深刻揭示了社会矛盾，指出了封建贵族与教会同流合污，以及教会当局的欺骗性腐朽性，因此作品受到封建贵族和反动教会的合力诋毁。而塞万提斯恰在1587和1588年两次因秉公仗义冒犯教会利益而被教会驱逐出教，更成了敌手攻击他的把柄，他们斥责《堂·吉诃德》是一部“不体面”的作品，而作者塞万提斯更是一个疯子怪人。然而，在专制君主、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几座大山重压下的西班牙人民却狂热地喜欢这部作品，因为他们在这里满足了对理想的憧憬，所以作品风靡一时。在当时，任何一部作品问世，都必须由教会审查人员批准，《堂·吉诃德》第一部是获准出版的，教会自然不能立刻禁了它。于是，像所有文坛丑闻一样地卑劣，教会勾结了一些对塞万提斯的成功忌恨在心的文人，匆匆炮制了第二部。1614年，这部以假名阿隆索·斐南德斯·台·阿维拉尼达为作者的伪作问世了，在这部伪作里，原作者塞万提斯受到了多方面的揶揄讥讽，攻击谩骂，甚至受到人格的侮辱。同时，这部伪作对原作中的两个主角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形象进行了恣意的丑化和歪曲：堂·吉诃德不再有正义感而是个俗不可耐的莽汉，最后竟被关进了疯人院，桑丘·潘沙更是成了一个头脑简单的酒囊饭袋；第一部中他们身上的善良本质消失得无影无踪，展露给读者的只是愚蠢、卑鄙和恬不知耻。

同时，塞万提斯还受到当时文人的轻视，甚至著名的戏剧



家维加在读到第一部手稿时，也断言“没有哪一个像塞万提斯那么糟，也没有人会愚蠢得去称赞《堂·吉诃德》”。尤其是那些对塞万提斯的成功既不服气又不甘心的骑士小说作家，看到塞万提斯的巨大成功竟然使此前大量的骑士小说和残存的骑士制度彻底被扫除一空，更是不择手段地诋毁塞万提斯，甚至写了污蔑诽谤的十四行诗寄给塞万提斯。当时邮件是由收件人付费的，塞万提斯付了一个瑞尔的邮资，收到一封辱骂自己的匿名信，其悲愤心情可想而知。

直到今天，这桩伪作悬案仍不明底细，尽管有人千方百计地想从各种线索中找出这个伪作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却始终未得其解。但是人们一致认为，这是封建势力和教会当局共同策划、由某个文人具体执行的，教会审查部门同意它的印行，认为它“并无猥亵或违禁的内容”，使它有了合法身份，而且它在写作方法和体例上，狡猾地模仿了塞万提斯的第一部，与原作颇有共同之处，这才在读者中混淆了视听，起到了相当恶劣的作用。

伪作的出现，使塞万提斯十分气愤，他不仅抓紧第二部的制作，而且在书中借题发挥痛斥了它。然而我们今天却认为塞万提斯终究是幸运的，他虽然看到了伪作，但毕竟亲自澄清了事实，匡正了视听，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完美的堂·吉诃德。作者并没有想到，在他谢世后不久的1624年，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因《堂·吉诃德》一书中个别段落冒犯了某些人的忌讳，当局将它列入了“禁书录”中；他更不会知道，1640年，在他的祖国西班牙，只因为书中有“马马虎虎地进行的慈善工作是毫无价值的”一句话，马德里当局就将之宣布为禁书。由此，这部作品开始了几次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坎坷经历。



第一章

· 堂吉诃德·台·拉·曼却，
著名绅士的品性和日常生活。

有位绅士不久以前住在拉·曼却的一个村上，我不想提村名了。一般他那类绅士都有一支长枪插在枪架上，有一面古老的盾牌、一匹瘦马和一只猎狗。日常他所吃的砂锅杂烩里，牛肉比羊肉多些，剩肉凉拌葱头往往就是晚餐，星期六吃煎腌肉和摊鸡蛋；星期五吃扁豆；添只小鸽子会出现在星期日的餐桌上；这就花了他一年四分之三的收入。在节日他穿黑色细呢子的大氅、丝绒裤、丝绒鞋，一套上好的本色粗呢子衣服是平时穿的，这就把余钱花光。他家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管家妈，一个二十来岁的外甥女，还有一个能下地也能上街的小伙子，做替他套马、除草的工作。我们这位绅士有五十来岁，体格很强健。他面貌清癯，身材瘦削，每天起身很早，喜欢打猎。据说他姓吉哈达，又一说是吉沙达，记载不一，推考起来，大概是吉哈那。不过在本书这点无关紧要，只要咱们讲来不失这故事的真相就行。

且说这位绅士，一年到头，大多数是闲着的，闲来无事就埋头看骑士小说，看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把打猎呀、甚至管理家产呀简直都忘个一干二净。他好奇心切，而且入迷很深，竟变卖了好几亩耕地去买书看，骑士小说，只要能弄到手的全搬回了家。他最欣赏名作家斐利西阿诺·台·西尔巴的作



品，因为文笔讲究，会绕着弯儿打比方；他简直视为至宝，尤其是那些求情和怨望的书信被他经常读到，例如：“你以无理对待我的有理，这个所以然之理，使我有理也理亏气短，因此我是确有道理来埋怨你美的。”又如：“……崇高的天用神圣的手法，你的神圣被星辰增饰了，使你能值当你的伟大所当值的价值。”

这些话将可怜的绅士的心窍迷住了，夜里还眼睁睁醒着，要理解这些句子，探索其中的意义。其实，即使亚理斯多德特地为此还魂再生，也不会理解，也探索不出。这位绅士对于堂贝利阿尼斯使人受的伤和自己受的伤，不大合适总是这样觉得，因为照他设想，尽管外科医生手段高明，留下浑身满脸的瘢痕是伤口治好也免不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作者在结尾声明故事还未完待续，这点他很赞成。他屡次手痒痒地要动笔，想去把故事补完。只因为更重要的事是他时时刻刻的盘算着，才没有这么办，否则他一定会动笔去写，而且真会写出来。他和本村的神父常争论骑士里谁最杰出：是巴尔梅林·台·英格拉泰拉呢，还是阿马狄斯·台·咖乌拉。他们都比不上太阳骑士，可是本村的理发师尼古拉斯师傅这样认为，能和太阳骑士比美的只有阿马狄斯·台·咖乌拉的弟弟堂咖拉奥尔，因为他能屈能伸，谨小慎微的骑士也是不可以的，他也不那么像他哥哥爱哭；论勇敢，也一点不输他哥哥。

长话短说，他沉浸在书里，每夜由黄昏读到黎明，每天由黎明读到黄昏。这样读的书多，睡的觉少，他失去了理性，脑汁枯竭。他满肚子尽是书上读到的什么比武呀、魔术呀、挑战呀、打仗呀、创伤呀、恋爱呀、调情呀、痛苦呀等等怪诞离奇的事。他固执成见，那些荒唐故事都是千真万确的、世界上最



真实的信史。他常说：熙德·如恰·狄亚斯是一位了不起的骑士，但是比不上火剑骑士；面对一对凶魔恶煞般的巨人，火剑骑士只消把剑反手一挥，就将巨人劈成了两半。他尤其佩服贝那尔都·台尔·咖比欧，因为他仿照赫拉克利斯用两臂扼杀地神之子安泰的办法，杀死了有魔法护身的罗尔丹在隆塞斯巴列斯。他很称赞巨人莫冈德，因为那些傲慢无礼的巨人都是他那一族，唯独他温文有礼。不过他最喜欢的是瑞那尔多斯·台·蒙达尔班，他冲出自己的城堡，逢人抢劫，又到海外把传说是全身金铸的穆罕默德的像盗来是他尤其喜欢的。他还要把出卖同伙的奸贼咖拉隆狠狠地踢一顿，情愿赔掉一个管家妈、甚至作为代价再贴上一个外甥女。

总之，理性他是已经完全失去了，天下疯子从没有像他那样想入非非的。他要去做个游侠骑士，拿起兵器，披上盔甲，骑马漫游世界，猎奇冒险到各处去，把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一一照办：他要消灭一切暴行，将种种艰险承当下来，将来功成业就，就可以名传千古。他觉得这是美事，也是非做不可的事，因为一方面为自己扬名，一方面为国家效劳。这可怜家伙梦想凭双臂之力，显身成名，少说也做到个特拉比松达的皇帝。他自得其乐的打着如意算盘，把心愿见诸实行是他急着要做的。他头一件事就是去擦洗他曾祖传下的一套盔甲。长年累月这套盔甲堆在一个角落里没人理会，已经生锈发霉。他去擦洗收拾用尽了方法，可是发现一个大缺陷，掩护整个头脸的全盔这里面没有，光有一只不带面甲的顶盔。他巧出心裁，设法弥补，面甲由硬纸做成，装在顶盔上，就仿佛是一只完整的头盔。他拔剑把它剁两下，试试结实与否、经得起刀剑，可是一剑斩下，断送了一个星期的成绩。他瞧自己的手工一碰就碎，



大为扫兴。这种危险，他防止再有，用几条铁皮衬着重新做了一个，自以为够结实了，不肯再检验，就当它是坚牢的、带面甲的头盔。

他自己的马是他接着想到的。这匹马，蹄子上的裂纹比一个瑞尔所兑换的铜钱还多几文；郭内拉那只皮包瘦骨的马比它还毛病百出。可是在我们这位绅士看来，亚历山大的布赛法洛、熙德的巴比艾咖都比不上。他给它取名字费了四天功夫，心想：它主人是大名鼎鼎的骑士，它本身又是好一匹骏马，没有出色的名字说不过去。他想要的名字是，既能表明它在主人成为游侠骑士之前的身价，又能将它现在的身价表明：它主人今非昔比了，它另取个又显赫又响亮的名字配得过它主人的新身价和新职业也是当然的。他心里打着稿子，拟出了好些名字，又撇开不要，又添拟，又取消，又重拟。为它取名为“弩骕难得”是他决定的，觉得这个名字高贵、响亮，而且将它从前是一匹弩马表明了，现在却希世难得。

这样中意的名字他为自己的马取了，也要给自己取一个，想了八天，决定自称堂吉诃德。根据大概就是这一点，上文说起这部真实传记的作者断定他的姓为吉哈达，而不是别人主张的吉沙达。可是他想到英勇的阿马狄斯认为单以阿马狄斯为姓还不够，他要为国增光，在姓上附上国名，自称阿马狄斯·台·咖乌拉。原因是我们这位绅士要充地道的骑士，决定也把自己家乡的地名附加在姓上，自称堂吉诃德·台·拉·曼却。他觉得这来可以标明自己的籍贯，而且姓就是地名，可以替本乡增光。

他的盔甲已经收拾干净，顶盔已经改成头盔，马已经取了名字，自己的名称也已经定下了，可是觉得美中不足——他还



得找个意中人。因为游侠骑士没有意中人，好比没有叶子和果子的树，躯壳没有灵魂。他想：“游侠骑士或者作孽遭难，或者交得好运，都常会碰到巨人。我假如也碰到个把巨人，我和他交手，把他打倒或劈作两半，一句话，我降伏了他，把他打败，那么，拜见个人儿，我可以命令他这么做，叫他进门去双膝跪倒在我那可爱的小姐面前，低声下气地说：‘小姐，巨人卡拉库良布洛，我就是，是马林德拉尼亚岛的大王。有一位赞不胜赞的骑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和我决斗，把我打败了，命我到您小姐面前来，听候您的差遣。’那可多好啊！”啊！这段道白是我们这位绅士想出的，尤其是给自己意中人选定了名字之后，真是兴高采烈。原来，据人家说，附近村子上一个很漂亮的农村姑娘是他曾经爱上的，不过那姑娘看来对这事毫无所知，也丝毫不在乎。她名叫阿尔东沙·罗任索；他认为他可以算自己的意中人。他想给她取个名字，既要带些公主贵人的意味，又要跟原名相仿佛，最后决定称她为“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她是托波索村的人就是原因。他觉得这个名字就像他为自己以及自己一切东西所取的名字一般，悦耳、别致，而且很有意思。



第二章

异想天开的堂吉诃德首次离乡出行。

他迫不及待做好种种准备，就要将自己的计划实行。因为他想到自己该去扫除的暴行、补救的错失、伸雪的冤屈、改革的弊端以及履行的义务，觉得对不起世人的是迟迟不行。炎炎七月的一天早上，天还没亮，他浑身披挂，骑上骛骖难得，戴上拼凑的头盔，拿起长枪，挎上盾牌，从院子的后门出去，到了郊外。他心上的打算没有向任何人泄漏，也没让一个人看见。他非常得意自己能初步如愿以偿。可是他刚到郊外，一桩非同小可的事他忽然想起，使他差点儿放弃刚开始的事业。原来他想到了自己并没有封授为骑士。依照骑士的规则，他不能、也不该和任何骑士交战，即使得了封授，新骑士只能穿素白的盔甲，拿的盾牌上也没有徽章；得凭自己的力气去挣得徽章。他想到这些，没了主意。可是其它一切道理被他的疯狂所压倒。他打算一碰到个什么人，就请他把自己封为骑士。在那些使他神魂颠倒的书本上，他读到不少这类事，都可作为先例。至于素白的盔甲，他打算等几时有空，把身上那一套擦得比银鼠皮还白。他这样一想，放了心继续赶路。这无非是信马而行，这样碰到的才是真正的奇遇他认为。

我们这位新簇簇的冒险家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记载我丰功伟绩的真史，会在将来传播于世；那位执笔的博学之士写



到我第一次大清早的出行，安知不是用这样的文词呢：——金红色的太阳神刚在广阔的地面上撒上他美丽的金发，毛羽灿烂的小鸟刚掉弄着丫叉的舌头，啼声宛转，将玫瑰色的女神迎接；她呀，离开了醋罐子丈夫的软床，在拉·曼却地平线上的一个个门口、一个个阳台上正和世人相见；著名的骑士堂吉诃德·台·拉·曼这时候却已经抛开懒人的鸭绒被褥，他的名马驽骍难得被他骑上，走上古老的、举世闻名的蒙帖艾尔郊原。”他往那里走是确实的。他接着说：“我的丰功伟绩值得镂在青铜上，刻在大理石上，画在木板上，万古留芳。这些事迹几时留传于世，那真是幸福的年代、幸福的世纪了。哎，这部奇史的作者、博学的魔术师啊，你是谁，我不管，我的好坐骑驽骍难得，请不要忘记，我道路上寸步不离的伴侣。”他接着又仿佛真是痴情颠倒似的说：“哎，杜尔西内娅公主，将我这颗心束缚的主子呀！你严词命我不得瞻仰芳容，你这样驱逐我、呵斥我，真是对我太残酷了！小姐啊，这颗心我听凭你辖治，只为一一片痴情，受尽折磨，请你别把它忘掉啊！”

一连串他还说了好些胡话，那一套都是从书上学来的，字眼儿也尽量摹仿。他一面自言自语，很慢地在走，太阳却上升得很快，而且炎热得可以把他的脑子融化掉，倘若他有些脑子的话。

他走了几乎一整天，什么可记载的事都没有碰到。这来他很失望，因为一个人是他巴不得马上碰到的，可以施展自己两臂的神力，彼此较量一下。据有些传说，拉比塞峡口之险是他第一次遭遇到的，有说是风车之险，但是据我考证，并且据拉·曼却地方志的记载，他只是跑了一整天，人马到傍晚都精力尽，饿得要死。他四面张望，想找个堡垒或牧人的茅屋去借